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項鴻祚年譜新編

黃坤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清代詞家輩出，詞學的成就尤為顯赫，藝苑繁花，審音正律，眾星燦照，風格多變。譚獻並祀納蘭性德 (1654–1685)、項鴻祚 (1798–1835)、蔣春霖 (1818–1868) 三家為詞人之詞，「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尤為可貴。<sup>1</sup>《清史稿·文苑傳》專錄詩文作者，而詞人之入傳者亦僅此三家而已，論云：「清世工詞者，往往以詩文兼擅，獨性德為專長，仁和譚獻嘗謂為詞人之詞。性德後，又得項鴻祚、蔣春霖三家鼎立。」<sup>2</sup>即完全接納譚獻的觀點，認為三家詞高踞一代，成就特大。其後陳申君指出三家詞折衷於浙西、陽羨、常州三家之間，「不標門戶，不為所囿而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可見推重之意。<sup>3</sup>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選錄項鴻祚詞六十四首，數量為全集之冠。<sup>4</sup>錢仲聯選編《清八大名家詞集》，推尊陳維崧 (1625–1682)、朱彝尊 (1629–1709)、納蘭性德、厲鶚 (1692–1752)、龔自珍 (1792–1841)、項鴻祚、文廷式 (1856–1904)、朱祖謀 (1857–1931) 為八家。<sup>5</sup>進一步確認了《憶雲詞》在詞壇上的地位，具有「詞史」氣派的蔣春霖反而被擠出局，令人訝異。而陳銘《清代詞壇流變

<sup>1</sup> 譚獻 (1830–1901) (纂錄)：《篋中詞》，光緒八年 (1882) 秋七月刻本 (臺北：鼎文書局重刊，1971年)，今集五，頁六。

<sup>2</sup> 趙爾巽 (1844–1927) 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13361–62。

<sup>3</sup> 陳申君：《清三家詞比較》(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年)，頁23。

<sup>4</sup> 黃燮清 (1805–1864) (編纂)：《國朝詞綜續編》，《四部備要》本 (上海：中華書局校刊同治十二年 [1873] 序本)，卷十三。本書收錄項鴻祚的作品最多，其他依次為張金鏞 (1805–1860) 三十九首 (卷十八)、朱綬 (1789–1840) 三十七首 (卷十二)、吳承勳三十六首 (卷十九)、周之琦 (1782–1862) 三十四首 (卷六)、曹言純 (1767–1837) 三十一首 (卷四)，均遠較項鴻祚六十四首為少。

<sup>5</sup> 錢仲聯 (1908–) (選編)、陳銘 (校點)：《清八大名家詞集》(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

——代後記》更指出「清代專意填詞的作者很少」，而項鴻祚則能「在詞壇上放射異彩」，<sup>6</sup>這是項詞的兩大特色，在清詞中獨樹一格，無可替代。不過，項鴻祚雖然說是清詞大家，但除了詞話、詞史的評述之外，研究者卻寥寥可數，一般人對他十分陌生。過去黃坤堯和黃兆顯分別編纂過項鴻祚的年譜，<sup>7</sup>前者載於校園刊物，後者則刊於地方報紙，均流傳未廣，一般研究者也不容易看到。現在本文廣搜遺逸，彙錄目前所能及見的資料，補充整理，希望知人論世，重新考量項鴻祚在詞史上的地位，以至清代嘉、道年間杭州詞壇的發展盛況，或有助於推動及深化清詞的研究工作。項鴻祚可以說是長久以來一位備受忽視的重要詞人。

嘉慶三年戊午(1798)。一歲

五月二十二日生。<sup>8</sup>

先生姓項氏，原名繼章，字子彥。<sup>9</sup>後改名廷紀，鄉舉名鴻祚，字蓮生。自號憶雲生。父項賦棣，早卒。<sup>10</sup>先生錢塘人。家世業鹽筴，至君漸落。<sup>11</sup>鄧濂云：

<sup>6</sup> 陳銘：〈清代詞壇流變——代後記〉，載《清八大名家詞集》，頁990。

<sup>7</sup> 黃坤堯：〈清代詞家繫譜之一：項蓮生〉，《文風》(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第19期(1971年6月)，頁67-79；黃兆顯(1934-)：〈項鴻祚年譜〉，《華僑日報》(香港)，1979年6月11日。

<sup>8</sup> 〈清尊集目〉備列作者之籍里、字號及出生日期，凡七十六人。汪遠孫(1794-1836)：《清尊集》，道光十九年(1839)太歲在己亥二月錢塘振綺堂開雕本。案清尊酬唱始於甲申，訖癸巳，凡十年(1824-1833)。月一集，共百集。《清尊集·凡例》云：「是集賓主八人輪值，每集作竟日敘。題為主人所命，詩成彙鈔存冊。月一舉行。」輪值所指八人不詳，據詩題所載招集之人，知有汪遠孫、莊仲方(1780-1857)、胡敬(1769-1845)、錢師曾(1772-?)、黃士珣(1771-?)、汪适孫(1804-?)、吳振械(1792-1870)、周三燮(1783-?)、陳來泰(1786-?)、夏之盛(1792-1842)、屠秉(1802-?)等。姜亮夫(1902-1995)、饒宗頤(1917-)誤訂項鴻祚1800年生，三十六歲。見姜亮夫(纂定)、陶秋英(校)：《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香港：中華書局，1976年)，頁684；饒宗頤：〈清詞年表〉，載《文叢——文學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836。

<sup>9</sup> 商承祚(1902-1991)、黃華(1915-) (編)：《中國歷代書畫篆刻家字號索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0年)，上冊，頁81；下冊，頁810；又《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頁684。

<sup>10</sup> 潘衍桐(1841-1899)《兩浙輶軒續錄》(光緒十七年(1891)浙江書局刻本)云：「賦棣子。」(卷三十四，頁十七)

<sup>11</sup> 譚獻：〈項君小傳〉，載項廷紀：《憶雲詞》，光緒癸巳(1893)仲春許氏榆園校刻本(與《納蘭詞》同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無出版年份)，頁1；又閔爾昌(1886-?) (纂錄)：《碑傳集補》，北平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1931年印本(臺北：明文書局重印，1985年)，卷四十九，頁十二。

「予聞之邁孫〔許增〕，憶雲生家世王謝，富埒陶衛。」<sup>12</sup>先生工書。<sup>13</sup>姊妹項覲章(?-1869)、<sup>14</sup>項紉、姊婿許乃普(1787-1866)<sup>15</sup>均精於藝事，詩詞書畫，各有聲名。

姊項覲章，原名紉，字屏山，號覲卿。許乃普繼妻。生子彭壽(?-1866)，字仁山。<sup>16</sup>沈善寶云：「工詞賦，善畫。著有《翰墨和鳴館詩稿》。筆致輕靈，蓋由天分之高。」<sup>17</sup>《杭郡詩三輯》云：「夫人善畫。文恪值上書房，時上以外邦貢紙四張命繪花卉。夫人業畫三幅，適外客至，走匿幔中。客去而空紙已被污。文恪懼獲譴，而夫人就污紙作一皴石倚敗竹數竿進呈，轉蒙褒賞。曹蠅王特未能專美於前，即此可見六法之入神矣。文恪原配湯夫人名鳳字采梧，亦工詩，能鼓琴。」<sup>18</sup>徐世昌錄其詩〈題梧桐落葉便面〉、〈題畫竹〉、〈雁來紅〉三首。<sup>19</sup>李濬之錄前二首。<sup>20</sup>項覲章長於顧太清，道光十九年(1839)，嘗與顧太清、許延初、沈善寶等共結秋紅吟社。<sup>21</sup>今《東海漁歌》中尚有〈江神子〉「聽項屏山姊紉彈琴」、〈唐多令〉「十月十日，屏山姊月下使蒼頭送糠一袋以飼豬，遂成小令申謝」、〈踏莎行〉「夢，次屏山韻」、〈踏莎行〉「恨，次屏山韻」、〈憶人人〉「送屏山往杭州」、〈滿江紅〉「九日屏山、湘佩

<sup>12</sup> 鄧濂(1855-1899)：〈憶雲詞序〉，載《憶雲詞》，頁3。

<sup>13</sup> 《中國歷代書畫篆刻家字號索引》，上冊，頁81，1555。

<sup>14</sup> 顧太清(1799-1877)：〈同治八年七月十二，屏山姊扶柩旋里，余送至通州，宿於舟中。是夜風雨，與姊同床話至天明，曾有來生作姊妹兄弟之約。九月十一，余歸自馬蘭峪，聞姊於八月初九在臨清州仙逝，痛成此律〉，《玉交枝》「上元屏山生日，過堪喜齋，溟生大司馬屬詠白牡丹」。見張璋(1917-)(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74，283。

<sup>15</sup> 許之琛(編纂)：《高陽許氏家譜》(光緒壬寅〔1902〕刊本)云：「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四日未時生，同治五年十月三十日口時卒，年八十歲。」

<sup>16</sup> 許彭壽亦卒於同治五年，附見《清史稿·許乃普傳》，頁12154；又顧太清〈同治丙寅十一月初一日哭許填生六兄〉云：「紫綬佳兒先殞身。」自注云：「謂仁山學士，歿于九月十九。」見《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172。

<sup>17</sup> 沈善寶(1808-1862)：《名媛詩話》，《續修四庫叢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光緒鴻雪樓刻本，1995年)，冊1706，卷六，頁三(總頁613)。

<sup>18</sup> 轉引自施淑儀(1878-?) (輯)：《清代閩閩詩人徵略》，民國十一年(1922)崇明女子師範講習所刊本(臺北：鼎文書局影印，1971年)，卷八，頁十二。

<sup>19</sup> 徐世昌(1855-1939) (編)：《晚晴簃詩匯》，天津徐氏退耕堂1931年刊本(臺北：世界書局重印，1961年)，卷一百八十七，頁二十三。

<sup>20</sup> 李濬之：《清畫家詩史》，民國庚午(1930)刊本(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癸下，頁十七。

<sup>21</sup> 沈善寶云：「己亥秋日，余與太清、屏山、雲林、伯芳結秋紅吟社。初集詠牽牛花，用〈鵲橋仙〉調。……末社白海棠，屏山〈東風齊著力〉一闕，輕圓清脆，雅韻欲流。」見《名媛詩話》，卷八，頁二十三(總頁651)。

招遊憫忠寺」、〈雲淡秋空〉「八月廿一屏山姊招看桂花」、〈畫屏秋色〉「屏山邀看菊」、〈金縷曲〉「送屏山姊扶柩旋里」諸詞，乃題贈項覲章之作。<sup>22</sup>

項紉，字祖香，紉妹，亦先生之姊妹。沈善寶云：「余向屏山索祖香詩稿。屏山云：吾妹素不存稿，當寫書往問。今僅記其詞數闕，子可採摘。余讀一過，芬芳婉轉，可與生香頡頏，花簾軒輊。」道光廿九年(1849)己酉沈、項晤面，沈善寶云：「項祖香與余神交十餘年。今春回杭，始得把晤，相得甚歡。祖香個儻多才，聰明絕世。於書無所不通，口若懸河，胸藏奇氣，誠閨中傑士也。」<sup>23</sup> 葉恭綽錄其詞〈木蘭花慢〉「詠蝶」一闕。<sup>24</sup>

姊婿許乃普，字季鴻，一字經厓，別字滇生。許學範子。錢塘人。著《堪喜齋集》。許乃普亦道光朝著名書家，尤精於楷書。<sup>25</sup> 寶鎮云：「許乃普書宗二王，與祁嵩藻〔1793-1866〕、陳孚恩、趙光〔1797-1865〕為四書家。」<sup>26</sup> 許乃普亦擅畫名，李濬之錄詩一首云：「工書法，偶作花鳥，雋妙無匹。」<sup>27</sup> 潘衍桐錄詩二首云：「嘉慶庚辰〔1820〕一甲二名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少保。謚文恪。府志：乃普少善真書，以癸酉〔1813〕選拔貢生，入部曹，直軍機。庚辰會試，以第二人及第。先後視學貴州、江西，典河南、湖北、山東、順天鄉試。癸未〔1823〕壬辰〔1832〕鄉會同考，乙巳〔1845〕癸丑〔1853〕丙辰〔1856〕副會試總裁，所得多魁傑士。直南書房，以文字結主知。成廟寵眷優渥，雖以忤時鐫級，輒復遷擢如故。咸豐八年〔1858〕秋，英人北犯，文宗將狩灤陽，抗疏諫。及乘輿既發，乃馳謁恭邸，于畿南中途感受霜露，遂嬰重疾，力懇致仕。卒年八十有九。賜祭葬，予謚文恪。」<sup>28</sup> 徐世昌錄許乃普詩五首，並引詩話云：「文恪書學率更，得神似。初以拔貢生授小京官，直軍機處。旋登上第，迭掌文衡。咸豐季年將幸灤陽，抗疏力諫。旋乞病歸。卒年八十。」<sup>29</sup> 潘衍桐所謂「八十有九」歲誤，據《清史列傳》及《清史稿》，均稱「同治五年卒」，<sup>30</sup> 當為八十歲。顧太清為許母之義女，故稱許乃普為六兄，集中

<sup>22</sup> 《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258，263，264，289，292，293，297。

<sup>23</sup> 《名媛詩話》，卷六，頁十一（總頁617）；續集中，頁五（總頁719）。

<sup>24</sup> 葉恭綽（1881-1968）（編）：《全清詞鈔》（香港：中華書局，1975年），頁1698。

<sup>25</sup> 《中國歷代書畫篆刻家字號索引》，頁657，1346，1367。

<sup>26</sup> 寶鎮（1847-?）（輯）：《國朝書畫家筆錄》，宣統三年（1911）文學山房印本（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三，頁五二。

<sup>27</sup> 《清畫家詩史》，已下，頁四十三。

<sup>28</sup> 《兩浙輶軒續錄》，卷二十九，頁六十九。

<sup>29</sup> 《晚晴簃詩匯》，卷一百二十八，頁二十一。歐陽詢（557-641）官太子率更令，知許氏亦學歐書。

<sup>30</sup>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四十七，頁3708；《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頁12154。

有〈許滇生司寇六兄見贈銀魚螃蟹，詩以致謝〉、〈同治丙寅十一月初一日哭許滇生六兄〉、〈瑤華〉「代許滇生六兄題海棠庵填詞圖」等。<sup>31</sup>

許乃穀(1785-1835)，字玉年，許學範子，許乃普兄，而嗣於學韓為後。許乃穀有〈黔西州民崇祀先大夫於師山書院三十年於茲矣。弟乃普以校士大定拜瞻祠下，恭紀二律郵寄穀，次韻答之〉，詩云：

已拱西溪隴樹陰。慈顏惟有夢中尋。一緘遞到孤兒手，卅載知懸父老心。自納緡錢春稅足(先大夫曾捐免民欠三千餘金)，尚留鐙火講堂深(師山書院先大夫所創建也)。過庭絕口官時事，今日傳來涕滿襟。

家山渺渺獨看雲。自恨難修誓墓文。去路八千游不到，行年四十歎無聞。幸看昆弟能承德，更語兒孫勉誦芬。桃李新栽棠樹下，他時州士又思君。<sup>32</sup>

蔣寶齡云：「仁和許玉年乃穀，自號玉子。道光辛巳〔1821〕恩科舉人。許氏門第人才皆杭郡之望。玉年益以書畫擅名吳越。山水宗董華亭，蒼秀而腴，兼長梅竹雜卉。著有二十四《畫品》，論理名妙，琢詞峻潔，與左田尚書所作品目稍異，實可並行。平生襟情散逸，雖不忘纓組，而常寄趣煙蘿泉石間。理安有松巖閣，為寺中最勝處。君嘗數往。一日興至，為畫松於壁，增天風海濤之壯。又嘗購梅數百株，植林處士墓，寫『孤山補梅圖』以紀其勝韻。類如此。後官甘肅環縣知縣，調任燉煌，未中壽而歿。室徐璫，字比玉。心如河帥女。亦善畫，尤工寫蘭。早卒。」<sup>33</sup>許乃釗序略云：「玉年兄嘗仿司空表聖《詩品》作《畫品》二十四則，流傳高句麗。彼國詩人金秋坪閣學託貢使寓書欲得其畫，以遂向往之忱。」<sup>34</sup>著《瑞芍軒詩鈔》、《瑞芍軒詞稿》。<sup>35</sup>弟許乃賡，字念颺，號藕舫。嘉慶二十二年(1817)進士，官庶子。<sup>36</sup>許乃釗，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sup>37</sup>均工書。先生早年詞作〈摸魚子〉、〈齊天樂〉即多記與許乃穀交往事。<sup>38</sup>

<sup>31</sup> 《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頁104，172，263。

<sup>32</sup> 《兩浙輞軒續錄》，卷三十，頁九。

<sup>33</sup> 蔣寶齡(1781-1840)(撰)、蔣茁生(續)：《墨林今話》，咸豐二年(1852)序本(上海：中華書局，1923年；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十六，頁二。董華亭即董其昌(1555-1636)。

<sup>34</sup> 《兩浙輞軒續錄》，卷三十，頁三。

<sup>35</sup> 同上注；《清畫家詩史》，庚上，頁二十八；又吳熊和、嚴迪昌、林玫儀(合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知見書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頁179。

<sup>36</sup> 《國朝詞綜續編》，卷八，頁六；又參《中國歷代書畫篆刻家字號索引》，頁675，1732。

<sup>37</sup> 字號信臣、貞恆、癭翁，參《中國歷代書畫篆刻家字號索引》，頁791，915，1713。

<sup>38</sup> 〈憶雲詞刪存〉，載《憶雲詞》，頁二、四。

**嘉慶十年乙丑(1805)。八歲**

束髮學填詞。<sup>39</sup>許增云：「幼失怙，艱苦力學，弱歲已有聲庠序。間性沈默，寡言語，不樂與人酬酢，每同輩狎集，終日無一言，微笑而已。喜填詞，奉花間為宗旨。以為詞之有晚唐五代，猶文之先秦諸子，詩之漢魏六朝也，故所著小令，抑揚抗隊之音，獨擅勝場，蓋浸淫於此久矣。」<sup>40</sup>

譚獻〈項君小傳〉云：「君文辭爾雅，詩不多作，善填詞。幽異窈眇，浸淫五代兩宋，而擷精棄滓，好擬溫、韋以下小樂府，津逮草窗、夢窗，蹊徑既化，自名其家，談者比之江淹〈雜體詩〉云。」

吳振棫云：「蓮生喜填詞，尤工小令，每自度一闋，即付姬人歌之，其風流自賞如此。嘗語人曰：『余詞可與時賢角，詩不足存。』」<sup>41</sup>許增亦云：「先生嘗語人曰：『予詞可與時賢角一日之名。』其自負如此。」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1817)。二十歲**

《憶雲詞》甲稿大抵按時序編次，由春徂冬，秩然可考。黃兆顯〈項鴻祚年譜〉逆推先生詞作，首闋〈點絳脣〉「秋意」乃本年作品，亦為先生最早之詞作。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1818)。二十一歲**

本年作品按時序依次有〈浪淘沙〉「元夜有懷」、〈減字木蘭花〉「湖上春游」、〈東風第一枝〉「春陰」、〈聲聲慢〉「春聲擬竹山」、〈百字令〉「春雨閉門，悵然成詠」、〈東坡引〉、〈河傳〉「秋雨」、〈南歌子〉。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1819)。二十二歲**

本年作品按時序依次有〈綺羅香〉「感舊」、〈臨江仙〉、〈春風第一枝〉「擬小山」、〈瑞鶴仙〉「擬夢窗」、〈戀繡衾〉「擬草窗」、〈風入松〉「擬蛻巖」、〈南浦〉「詠柳」、〈水龍吟〉「詠敗荷」、〈天香〉「末麗」、〈玉漏遲〉「題《飲水詞》後」、〈沁園春〉「詠帳」、〈玉漏遲〉「聞落葉」。

〈醉太平〉「清涼亭聽亞雲校書彈琵琶」云：「橋橫碧汀。山園翠屏。小亭弦索淒清。雜谿聲樹聲。煙籠鬢青。風吹酒醒。幾時待訪雲英。趁江船月明。」校書指歌妓，兼擅詩文，亞雲疑即先生之眷戀對象，詞集《憶雲詞》或取義於此焉。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1820)。二十三歲**

〈摸魚子〉小序云：「庚辰歲暮，同人議復巢居閣。明年二月落成，送林先生象入祠閣下。許玉年乃穀以詞紀事，予亦繼聲。」<sup>42</sup>林先生即林逋(967-1028)。許乃穀〈買

<sup>39</sup> 〈憶雲詞甲稿自序〉云：「憶雲生自束髮學填詞，少作存若干首。」見《憶雲詞》，頁5。

<sup>40</sup> 許增(1824-1903)：〈重刻憶雲詞書後〉，載《憶雲詞》，頁121。

<sup>41</sup> 吳振棫：《杭郡詩續輯》；轉引自《國朝詞綜續編》，卷十三，頁一。

<sup>42</sup> 《憶雲詞刪存·補遺詩詞附》，載《憶雲詞》，頁106。

陂塘》「同人詣孤山，議建和靖祠，并補梅放鶴詞以記事」云：「暮蒼蒼、斷垣衰草，無人來弔和靖。山中眷屬空梅鶴，滿目斜陽淒冷。君試省。算七百餘年舊跡依稀剩。重來繫艇。想一角添樓，二分宜水，位置到疏影。紅塵境。仕隱都難自定。不如沈醉無醒。買山有願非虛語，笑指西湖為證。高處憑。把去住心情訴與先生聽。夢來雪嶺。更繫我登臨，隨君歌嘯，月下四山應。」<sup>43</sup>

《憶雲詞》初刻本原有〈齊天樂〉「雨後遊理安寺」、〈秦樓月〉「梳頭曲」、〈浣谿紗〉、〈醉太平〉、〈齊天樂〉「重陽得小鶴從叔都門信」、〈清平樂〉「題『客窗話雨圖』」六闕，疑均作於本年或以前。理安寺舊名法理寺，在浙江杭州九溪東北岸大人峰山麓。

婚事或在是年之前。〈秦樓月〉「梳頭曲」云：「風珊珊。玉人梳洗臨窗閒。臨窗閒。柳華飛過。一陳〔陣〕輕寒。海棠折得簪雙鬢。水晶簾下眉彎彎。眉彎彎。夜來新月。畫與郎看。」夫婦情篤，乃在〈摸魚子〉之前，是可證也。此外，初刻本尚有〈女冠子〉「閨中禮佛詞」云：「但求無障礙，同證有情癡。一段閒中意，月明知。」又《憶雲詞甲稿》有〈浣谿紗〉「閨中銷夏詞」云：「嫋嫋風前玉一枝。銷魂人愛比肩時。素馨華壓鬢雲垂。午枕生涼便楚簟，夜鐙敲雨試滇碁。些兒閒事又眠遲。」又云：「玉雪輕甌挑茗眼，烏絲小字習琴心。更攜紈扇索新吟。」似亦寫婚後生活也。

本年作品按時序依次有〈綺羅香〉「和碧珊」、〈浣谿紗〉「詠竹夫人」、〈徵招〉「感秋」、〈齊天樂〉「題吧」。

#### 道光元年辛巳(1821)。二十四歲

復巢居閣，在西湖孤山，祀林逋。〈摸魚子〉云：「幸先生、移居未遂，孤山終屬和靖。玉簪也抱冬青恨，名士幾人心冷。還試省、記凍雨荒祠，遺象今誰認。重來繫艇，怪梅塢栖雲，鶴闌占水，倒浸一樓影。」

〈采桑子〉「吳子律索看近詞，賦此答之」云：「霜紅一樹斜陽冷，墮葉驚蟬。衰草如煙。倦枕支秋夢不全。浮名只為填詞誤，詩酒流連。華月因緣。寫入烏絲盡可憐。」周慶雲云：「吳衡照〔1771-1829〕，字夏冶，號子律。仁和籍，海寧人。嘉慶十六年〔1811〕進士。官金華府教授。性蕭淡。通籍以縣令用，請改官冷局。精於倚聲按譜之學。所著《蓮子居詞話》，研究宗旨，非泛事抄撮者比。詞集名《辛卯生詩餘》。」<sup>44</sup>

〈卜算子〉「贈藕卿」云：「華落小樓寒，客散重門靜。明月隨人出畫廊，曲曲闌干影。淺醉幾曾飲，薄睡匆匆醒。也似相思也似愁，人比秋風冷。」蔣苴生云：

<sup>43</sup> 許乃毅：〈買陂塘〉，載《國朝詞綜續編》，卷九，頁八。或題〈摸魚兒〉，字句小異，載丁紹儀（輯）：《清詞綜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三十三，頁618。

<sup>44</sup> 周慶雲（1864-1933）：《歷代兩浙詞人小傳》，夢坡室藏板（1922年），卷九，頁十五。

「華韻蓮，字藕卿，吳門人。平湖黃蔭亭司馬籓室。資性敏悟，女紅而外，雅好文墨，從許定生夫人學寫鉤染花卉，纖秀入古，頗得生動之致，並諳琴理，兼工小楷，偶吟小詩，亦清婉可誦。」<sup>45</sup>

本年作品按時序依次有〈浣谿紗〉「雜憶」兩闋。此外初刻本尚有〈百字令〉「擊橙」、〈臨江仙〉「題畫」、〈女冠子〉「閨中禮佛詞」。

#### 道光二年壬午(1822)。二十五歲

〈湘月〉小序云：「壬午九月，避喧於南山之甘露院。就泉分茗，迢枕看山，相羊浹旬，塵念都淨。出院不百步，越小嶺即虎跑也。嘗月夜獨遊，清寒特甚。賦〈念奴嬌〉鬲指聲一闋紀之。」虎跑泉在杭州市西湖西南隅大慈山下，號天下第三泉。譚獻〈項君小傳〉云：「性湛然耆古。嘗避喧南山，讀書僧院，就泉看山，無復塵念。」

初刻本〈滿江紅〉小序云：「九月十四晚乘月過虎跑，憩小池上。見寺門未闔，閒步近客堂，有皂衣高冠者，呵禁甚厲。問老僧，知當軸諸貴人讌兩試官於此。始憶城中放榜，又三日矣，一笑紀此。」詞云：「蓮座倨，蠻獅吼。松徑僻，驕驄驟。只維摩病瘠，見人搖首。身賤自遭奴隸薄，心閒好與谿山友。怪秋墳、鬼聽忽擲揄，顏之厚。」功名無望，化為自嘲之作。

〈浣谿紗〉小序云：「秋夜夢借數客過趙氏小山堂，分韻賦落葉詞。余得『斜陽一樹待雅歸』之句。一座擊節，主人淒然泣下。醒而忘其全，因足成之。」<sup>46</sup>

本年作品按時序依次有〈減字木蘭花〉「春夜聞隔牆歌吹聲」、〈菩薩蠻〉、〈高陽臺〉「弔舊曲」、〈江城明月引〉、〈點絳脣〉、〈朝中措〉、〈醉太平〉「有憶」兩闋。此外初刻本尚有〈清平樂〉「題『倦繡圖』」、〈徵招〉「題錢蕙窗丈『桐槐舊館圖』」。<sup>47</sup> 錢師曾，字唯傳，號蕙窗。錢塘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舉人。<sup>48</sup>

#### 道光三年癸未(1823)。二十六歲

初刻本〈齊天樂〉小序云：「癸未六月，送葛秋生偕許訊岑之吳中，即為秋生題『橫橋吟館圖』，兼屬訪王子若消息。蓋圖為子若、玉年合作也。」又〈葛秋生「橫橋吟

<sup>45</sup> 《墨林今話》，續編一，頁十二。參震鈞(1857-1920)(輯)：《國朝書人輯略》，光緒戊申(1908)金陵刻本(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十一，頁十四。許淑慧，字定生，江蘇青浦人。許蔭基次女，浙江蘭谿鄭潮繼室，擅畫山水、人物、花卉、蘭、寫真。著《瘦吟詞》。參《中國歷代書畫篆刻家字號索引》，上冊，頁662。《清代閩閩詩人徵略》引《正始集》云：「定生為女史胡智珠次女，精繪事，工琴，兼善寫照。早寡。因父母年老無子，乃為女塾師以盡孝養。」(卷六，頁二十三)

<sup>46</sup> 《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云：「時浙江藏書家若趙氏小山堂、吳氏瓶花齋皆散軼，惟〔汪〕遠孫曾祖憲所置尚存，即世所稱振綺堂也。」(卷六八，頁5541)

<sup>47</sup>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春，清尊酬唱，有〈題蕙窗「桐槐舊館圖」〉之什，題詩者胡敬、吳振棫、汪遠孫。參《清尊集》，卷十，頁六、七。

<sup>48</sup> 《國朝詞綜續編》，卷三，頁五。



館圖」，予既填〈臺城路〉一闕於卷尾，即席復成小詩書後詩云：「此去幸無千里隔，論交已恨十年遲。」詩題〈臺城路〉即〈齊天樂〉。葛慶曾（1788-？），字默卿，號秋生。仁和人，諸生。梁紹壬云：「人極醇訥溫雅，工詩古文詞。顧久躋場屋，鬱鬱不得志，江湖游幕，益復無聊，終以病瘵卒于家。……秋生向設帳于橫河橋治中許小范先生學范宅中，薄遊以後，感今追昔，因繪『橫橋吟館圖』，屬同人題詠。」<sup>49</sup> 蔣寶齡云：「太倉王子若應綬〔1788-1841〕，今改名申。嶸谷大令子，麓臺司農第十九元孫。世傳畫學，海內推婁水正宗。君生十四而孤，比長，補諸生，即以才藝游吳楚閩越間，所至上公倒屣。兼擅篆隸，精鐵筆，皆能闖入古人堂奧。自閩歸吳，旋應萬廉山刺史聘至袁浦為縮摹百二十漢碑於硯背。留幾載，功未竣而刺史逝，載歸。」<sup>50</sup>

小除夕日編成《憶雲詞甲稿》，序云：「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艷而苦，其感於物也鬱而深。連峰嶮嶮，中夜猿嘯，復如清湘戛瑟，魚沈雁起，孤月微明。其宵夔幽淒，則山鬼晨吟，瓊妃暮泣，風鬟雨鬢，相對支離。不無累德之言，抑亦傷心之極致矣。一二知者，彊附我於名勝之後，雖復悄然自疑，而學之愈篤。今乃削墨胥山之雲，滌筆娥江之水，次為新編，以吟以歎，謂之甲稿焉。」又〈祝英臺近〉「自題填詞圖」云：「展香箋，斟綠醕。相對兩眉嫵。笑問多情，甘作小紅否。幾曾奉旨填詞，偷聲減字，便消受、華年一度。自吟苦。任教采壁旗亭，爭唱玉田句。金縷琵琶，嗚咽怨秋雨。可憐青兕今生，封侯無分，儘修得、劉郎花譜。」詞中分別以姜夔、柳永、張炎、辛棄疾、劉放等為喻，自抒素志，僅以詞人自許，亦足哀矣。

本年作品按時序依次有〈燭影搖紅〉「元夕臥病不出」、〈玉樓春〉「春夜海棠華下作」、〈清平樂〉「池上納涼」、〈浣谿紗〉「閨中消夏圖」二闕、〈齊天樂〉「聽雪」。此外初刻本尚有〈清平樂〉「集句贈別」、〈摸魚子〉「再詠柳」、〈金縷曲〉「《天瘦集》題詞」、〈金縷曲〉「題顧小巖『江鄉春醉圖』」、〈南鄉子〉「為葛翁題『寒村買醉圖』」、〈臨江仙〉「秋閨即事」。顧小巖即顧安，曾任南河百夫長。

至於甲稿僅餘之〈摸魚子〉「殘春湖上薄游」、〈太常引〉、〈蘭陵王〉「春晚」，共三闕，黃兆顯認為編例不合，難以索解。<sup>51</sup> 按此乃翌年新作，刻印時一併附刊於

<sup>49</sup> 梁紹壬（1792-1837？）：《兩般秋雨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49。

<sup>50</sup> 《墨林今話》，卷十六，頁三；參《清畫家詩史》，庚上，頁十七。嶸谷即王宣（1735-1811），工山水；麓臺即王原祁（1642-1715），亦工山水。萬廉山即萬承紀（1766-1826），江西南昌人。

<sup>51</sup> 黃兆顯〈項鴻祚年譜〉云：「若依本集慣例，則一年之編次，於銷夏、聽雪詞之後，無再有殘春、春晚之詞。豈〈摸魚子〉、〈太常引〉及〈蘭陵王〉三闕誤置於銷夏、聽雪之後耶？」

甲稿而已。初刻本尚有〈點絳脣〉「春盡日」、〈菩薩蠻〉「戲仿元人小令」亦可視作翌年新作。

案〈憶雲詞乙稿自序〉云：「余嘗集癸未以前之詞為一卷，自序而刻之。」可見甲稿早已印行傳世。許增據初刻本輯得《憶雲詞刪存》二十三闕，全屬甲稿。

#### 道光四年甲申(1824)。二十七歲

先生居杭州。本年作品有〈南浦〉「春水追和張玉田韻」、〈高陽臺〉「詠馬湘蘭硯」、〈疏影〉「餅梅」、〈浣谿紗〉、〈齊天樂〉「宿雨初收，春游尚阻，賦此遣懷」、〈點絳脣〉「秋晚登吳山遶秀堂，王道士芳谷留飲至月上」、〈謁金門〉「湖上暮秋」、〈減字木蘭花〉「江干雪意」。見《憶雲詞乙稿》。

#### 道光五年乙酉(1825)。二十八歲

本年作品有〈菩薩蠻〉「春靜」、〈燭影搖紅〉「燈下聽琴孃吹洞簫，窗外雨聲間作」、〈菩薩蠻〉「彈琵琶」、〈朝中措〉「秋海棠」。

#### 道光六年丙戌(1826)。二十九歲

春初赴紹興，暮春歸家。〈攤破浣谿紗〉「渡江作」云：「半醉半醒何處去，背人獨自上蘭橈。今夜離魂隨別恨，趁回潮。」夫妻相別，依依不捨。〈太常引〉「客中聞歌」云：「杏華開了燕飛忙。正是好春光。偏是好春光。者幾日風淒雨涼。」〈洞仙歌〉「得家書」云：「夢殘鶯喚起，卻道書來，小印分明玉人寫。冷語最銷魂，華待郎歸，待郎歸，可憐華謝。若留得西湖柳綿兒，定說與卿卿，似儂游冶。」〈虞美人〉「歸自越中」云：「碧桃還有幾分留。為我一春湖上不曾游。」情深款款，至為動人。

〈三犯渡江雲〉小序云：「余今年二月客山陰〔紹興〕，三月客禾中〔嘉興〕，四月七月，一再至吳門。遂北渡揚子，游金、焦兩山。留維揚六日。揭來故山，恍焉如夢，塵衣未浣，又為豫章之行。登舟惘惘，扣舷而歌，彌覺旅懷之淒黯矣。」本年行跡可分兩期。春夏赴揚州，有詞紀行：〈百字令〉「將游鴛湖，作此留別」、〈點絳脣〉「煙雨樓」。考煙雨樓在浙江嘉興鴛鴦湖中，蓋以景色迷濛，如常在煙雨之中而得名也。五代時吳越錢元璪建。此行作品有〈木蘭花慢〉「夜過吳江」、〈江城子〉「吳門夜泊」、〈滿江紅〉「渡揚子江」、〈揚州慢〉「廣陵舟次」、〈浣谿紗〉「紅橋步衍波韻」。紅橋位於揚州城外，從法海寺赴平生堂，必經此橋。橋四周皆荷塘，菡萏作花，香飄數里，使人如醉如癡，為當地名勝。又王士禛有〈浣溪沙〉「紅橋同籜菴、茶村、伯璣、其年、秋崖賦」三闕。<sup>52</sup>

夏歸家，旋赴南昌。譚獻〈項君小傳〉云：「姊婿許文恪公，視學江西。君偶從之。」案許乃普當時在貴州學政任上，督江西學政乃道光十三年事，兩者不宜混為

<sup>52</sup> 王士禛(1634-1711)(撰)、李少雍(編校)：《衍波詞》(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48。

一談。<sup>53</sup> 先生沿富春江、桐廬江、衢江入贛，以詞紀行。〈齊天樂〉「過釣臺」，蓋即桐廬西富春山上之嚴子陵釣臺。〈河傳〉「澗水道中」，按即衢江。〈上西樓〉「蘭谿書所見」，蘭谿在金華西北。〈霜天曉角〉「玉山曉行」，玉山屬江西，旁倚懷玉山脈乃閩贛及浙贛之界山。〈一萼紅〉「瑞洪雨夜有懷」，瑞洪在江西餘干縣西北七十里鄱陽湖濱。〈八聲甘州〉「重陽遊百華洲」，<sup>54</sup> 百華洲在南昌縣城東，東湖北。本年作品有〈水龍吟〉「秋聲」、〈徵招〉「丙戌除夕」。

在南昌賦〈壺中天〉六闕。灌嬰城詠穎陰侯事；梅仙祠詠梅福出遊成仙事；鐵柱宮詠晉許旌陽鑄柱以鎮蛟龍事；滕王閣詠李元嬰為洪州刺史事；寫韻軒詠仙女吳彩鸞嫁士人文簫事；蘇翁圃詠宋隱士廣溪蘇雲卿蒔蔬織履事；各有所託，都成佳製。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嘗錄其中五闕而獨遺滕王閣一闕，<sup>55</sup>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云：「然其詞未嘗有優劣，豈以起處不為昌黎地耶？然推譽三王，正是昌黎之意。」<sup>56</sup> 案此詞起拍云：「千年傑閣，笑三王以後，都無文筆。」蓋為後文蓄勢而已，未必有輕蔑韓愈之意。韓愈〈新修滕王閣記〉云：「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又云：「愈既以未得造觀為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sup>57</sup> 均對三王推崇備至。考三王乃王勃〈滕王閣序〉、王緒〈滕王閣賦〉、王仲舒〈滕王閣記〉。此詞黃燮清或不選，或失收，不必曲說附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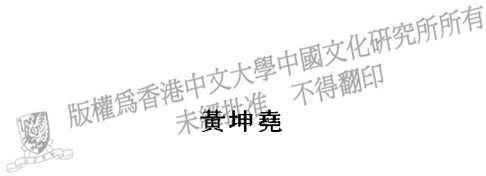
<sup>53</sup> 《清史稿·許乃普傳》云：「道光三年，直南書房。四年，大考二等，擢洗馬。五年，督貴州學政。任滿回京，仍直南書房，累遷侍讀。十三年，復以大考二等擢侍講學士，督江西學政。」(頁12152)《清史列傳》云：「五年六月，充湖北鄉試正考官。旋提督貴州學政。十一月，陞翰林院侍講，仍留學政任。七年，偕雲貴總督阮元等奏請添設郎岱廳學，酌定文武學額及貢廩增額缺，下部議行。……十三年，大考二等，陞侍講學士。旋提督江西學政。」(頁3701)史傳及詞作年月不相銜接，譚獻之說或出誤傳。

<sup>54</sup> 陳申君指此詞乃道光十三年作，論云：「碰巧文恪公在十三年，以大考二等擢升侍講學士，視學江西，鴻祚也就隨同前往散心。重陽日出游百花洲，突然思及往事，不覺悵然有所感觸，沒有辭別就逕自乘船返鄉了。」(《清三家詞比較》，頁53)此說與詞集之編年排列不合，殆出附會。況且道光十三年尚在京師，上文已云「歲尾落榜返家」(頁52)，當年不可能有南昌之行。陳申君又云：「道光十四年姊倩許乃普提督江西學政，鴻祚亦隨同前往。重陽日游百花洲，觸景傷情，乃不告而逕自回鄉。」(頁95)案此年在「疊遭家難」之後，自然更沒有心情遠行了。

<sup>55</sup> 《國朝詞綜續編》，卷十三，頁五、六。

<sup>56</sup> 謝章铤(1820-1888)：《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三，載唐圭璋(1901-1990)(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520。

<sup>57</sup> 韓愈(768-824)：〈新修滕王閣記〉，載馬其昶(1855-1930)(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91-93。



道光七年丁亥(1927)。三十歲

客居南昌。本年作品有〈清平樂〉「元夜作」、〈菩薩蠻〉「偶成小令」、〈一枝春〉「早春用草窗韻」、〈掃花遊〉「寓齊海棠開時，正值風雨」、〈天香〉「龍涎香」、〈水龍吟〉「白蓮」、〈摸魚子〉「蓴」、〈齊天樂〉「蟬」、〈桂枝香〉「蟹」，皆寓詠物以思家也。

道光八年戊子(1828)。三十一歲

春歸杭州。譚獻〈項君小傳〉云：「一日，游百華洲，意有所感，輕舟徑歸，不以告也。」考〈點絳脣〉「初歸有贈」云：「輕櫂歸來。與君重看西湖月。落花時節。彈指經年別。柳葉雙娥，纔指東風結。相思切。酒闌歌闕。細向燈前說。」思家情切，更有不遇之感，表現率真。

冬，參加汪遠孫清尊酬唱，有〈洞仙歌〉「題湯德媛漱玉『寒閨病趣圖』」。胡敬序，題詠者有孫顯元(1778-?)、汪端(1793-1838)、陳瑛(1801?-1861)、李富孫(1769-1843)、黃士珣、吳衡照、李堂(1772-1830?)、朱紫貴(1795-?)、項鴻祚、朱步沆(1798-?)、汪菊孫、湯芷、吳藻(1799-1862)等。<sup>58</sup>佳作紛投，閨閣作家尤多，可見杭州文風之盛。

汪遠孫，字久也，號小米。錢唐人。嘉慶二十一年(1816)舉人。官內閣中書。有《借閒生詩詞》。<sup>59</sup>《清史列傳》云：「家有水北樓瀕西湖，春秋佳日，焚香讀書以為常。暇與里中耆彥結束軒吟社，四方賢雋至，則觴詠樓中。」<sup>60</sup>汪遠孫妻梁端；繼室湯漱玉，字德媛，錢塘人。汪端《自然好學齋詩》注稱湯漱玉「性愛六法，於古今宮閨善畫者俱能鑒別精審，優曇易謝，未有成書。小米為搜羅軼事，共得數百人，成《玉臺畫史》若干卷，以配樊榭《玉臺書史》」。<sup>61</sup>汪端乃陳裴之(1794-1826)妻，陳文述(1771-1843)媳，《清史列傳》云：「裴之婦汪氏，名端，工詩，宗明高啟(1336-1374)，選《明三十家詩鈔》初、二集。所著有《自然好學齋詩集》十卷。」<sup>62</sup>《兩浙輶軒續錄》云：「閨秀汪端亦研究史學，兼及聲韻，是為菊孫之從姑。菊孫自幼請業焉，故其詩亦取法青邱。卒後魏滋伯〔魏謙升，1800-?〕廣文評選其稿付刊。」<sup>63</sup>陳瑛字式玉，號心壺，歸安人。錢塘諸生汪弑(1794-1855)室。有《二如居詩編》。《杭郡詩三輯》云：「孺人才華絕世，與劍秋先生洵稱嘉耦。所住二如居，蓋取如金如玉之義。年逾六十，稱未亡人。義心清尚，變音激楚，誠彤管之清徽。

<sup>58</sup> 《清尊集》，卷七，頁三至八；又參《憶雲詞》，頁115。

<sup>59</sup> 《國朝詞綜續編》，卷七，頁十一；又參《續碑集傳》，卷二十。

<sup>60</sup> 《清史列傳》卷六十八〈儒林傳下一〉，頁5542。吳振槭〈東軒吟社舊圖為汪子用作〉注云：「吟社首尾凡十年，《清尊集》則所刊社中詩也。」見《花宜館詩鈔》，《續修四庫全書》本，冊1521，續存，頁五(總頁164)。

<sup>61</sup> 《清代閩閩詩人徵略》，卷八，頁十一。

<sup>62</sup> 《清史列傳》卷七十三〈文苑傳四·陳文述傳附陳裴之、汪端〉，頁5995。

<sup>63</sup> 轉引自《清代閩閩詩人徵略》，卷八，頁十一。

辛酉〔1861〕殉難於鐵線賃屋。〕<sup>64</sup>汪菊孫字靜芳。錢塘人。乾隆甲寅(1794)舉人刑部主事誠女，遠孫姊，光祿寺署正金文炳室。有《佇月軒詩鈔》。<sup>65</sup>湯芷即湯湘芷，字佩芬。陽湖人。訓導錢塘鄒志路室。有《桐蔭書屋詩鈔》、《靜好樓唱和詩》、《企翁詞》。汪氏《清尊集》、惲太夫人《正始集》<sup>66</sup>皆錄其著作，與伯姒陳雲巖詠李杜全集詩，尤膾炙人口。<sup>67</sup>吳藻，字蘋香。仁和人。同邑黃某室。工詩善琴，嫺音律，尤嗜倚聲。初刻《花簾詞》，豪俊敏妙，兼而有之。陳頤道(陳文述)、趙秋舫(趙慶熹，1792-1847)、魏滋伯諸人為之作序。後移家南湖古城野水，地多梅花，取梵語顏其室曰香南雪北廬，樊榭老人(厲鶚)舊亦卜宅於此，蘋香雅自喜，即以室名名其詞稿續集，一以清微婉約為宗，蓋造詣久而愈醇矣。海鹽黃韻甫(黃燮清)嘗與研訂詞學，輒多慧解創論。時下名流，往往不逮，故名噪大江南北，屹然為閨閣中一大作手焉。<sup>68</sup>

李堂，字允升，號西齋。仁和人。布衣，隱居市廛，浸淫古籍，不慕榮利。少時學為詩格，正氣蒼駿，入古人之室。於詞學致力尤深，為浙西數十年巨擘。著有《梅邊笛譜》、《篷窗翦燭集》各二卷。<sup>69</sup>

本年作品尚有〈滿庭芳〉「過皋園有感」、〈鶯啼序〉「春殘念遠用夢窗韻」。

十一月十七日編次乙稿，自謂從吳文英例也。〈憶雲詞乙稿自序〉云：「近日江南諸子，競尚填詞，辨韻辨律，翕然同聲。幾使姜張頰首，及觀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心竊病之。余性疏慢，不能過自刻繩，但取文從字順而止。削稿既竣，仍自識數語，雅不欲與諸子抗衡，又何敢邀名公鑒賞耶。戊子十一月十七日，小墨林書。」可見詞人矜獨之意。

道光九年己丑(1829)。三十二歲

二月十四日，吳衡照歿於婺郡學署。<sup>70</sup>七月，清尊酬唱，汪适孫出示宋芝山「南湖

<sup>64</sup>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九，頁二十四。

<sup>65</sup> 同上注，卷八，頁十一。

<sup>66</sup> 施淑儀云：「惲珠，字珍浦，號星聯，晚號蓉湖道人。陽湖人。南田先生族孫，典史毓秀女，知府完顏廷〔金路〕室。」著《蘭閨寶錄》、《正始集》二書。見《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七，頁五。

<sup>67</sup> 《歷代兩浙詩人小傳》，卷十四，頁九。徐世昌云：「鄒志路，字義衢，號仲虎，又號狷齋。錢塘人。嘉慶己卯〔1819〕優貢。官甯海訓導。有《狷齋詩稿》。」見《晚晴簃詩匯》，卷一二八，頁二十。施淑儀云：「陳采芝，字雲巖，仁和人。山東莘縣錢塘鄒淦室。有《雲巖詩稿》。」見《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八，頁二十六。

<sup>68</sup> 《歷代兩浙詩人小傳》，卷十四，頁一。

<sup>69</sup> 同上注，卷九，頁十五；又參《兩般秋雨盦隨筆》，頁120。

<sup>70</sup> 〈輓子律教授〉作者有胡敬、錢師曾、李堂、章黻(1780-?)、諸嘉樂(1770-?)、汪遠孫。參《清尊集》，卷七，頁十三至十六。

華隱樓圖」，先生賦〈齊天樂〉，小序云：「南湖徐氏水樓在慧雲寺側，倪米樓稻孫顏曰華隱，宋芝山為之作圖。一時朋簪游讌，酬倡最多，纔十餘年事耳。近日湖山詞客，強半凋謝，惟西齋李子〔李堂〕猶記舊遊。值又村〔汪适孫〕出示此圖，相與展卷留連，劇譚往事，前塵隱約，率爾繼聲。玉笥埋雲，醉魂未醒，深有愴於余懷也。」<sup>71</sup> 據《清尊集》，當時題詠者有景謙(1756-?)、錢師曾、湯貽汾(1778-1853)、葛慶曾、吳振棫、汪遠孫、項鴻祚、方鷺(1798-?)、魏謙升、吳藻，均調〈齊天樂〉以紀之，惟汪菊孫則調〈洞仙歌〉。<sup>72</sup> 汪适孫，字亞虞，號又村。錢塘人。候選州同知。有《甲子生夢餘詞》。<sup>73</sup> 考先生此詞自編於乙稿末，入戊子所作；然《清尊集》則編於己丑，不應有誤。疑此詞原編於丙稿，惟火劫之後，存稿蕩然，其見存者遂偶附於乙稿之末也。

〈憶雲詞丙稿自序〉云：「己丑冬，編次近作為丙稿。未授梓，弊廬不戒於火，弱骨成灰，藏書略盡，遑問詞哉！夫丙位、南方火象也，丙稿垂成而燬，殆有先機焉。嗣是疊遭家難，索居鮮權，追憶前塵，十遺八九。」鄧濂〈憶雲詞序〉云：「況乎非介推之隱，而竟罹焚山之災；異湘纍之放，而幾有懷沙之厄。積恨銷骨，古愁塞胸，越吟自哀，湘血彌豔，其志其遇，蓋可悲也。」<sup>74</sup>

本年作品存者尚多，有〈繡鸞鳳華犯〉「鴛鴦梅」、〈玉蝴蝶〉「玉蝶梅」、〈鵲橋仙〉「即席戲詠瓜子」、〈蘇幕遮〉「七夕詞」、〈生查子〉、〈風入松〉、〈八聲甘州〉「黃葉樓賦夕陽」、〈臺城路〉「三十六鴛鴦閣賦蓼華」。

### 道光十年庚寅(1830)。三十三歲

夏，或秋，妻喪。〈燭影搖紅〉「庚寅秋感」云：「風葉堆廊，露苔凝砌秋涼早。不關情處猛相思。曾印雙鴛小。彈指權惊似掃。翠簾空。房櫳靜窈。秋千影裏，一徑藤蕪，蟋蟀啼老。 休展金奩，淚痕猶沁新詩稿。曲屏低沈臥湘煙，紅破鏡華笑。錦瑟年華過了，醉還醒愁多夢少。斷魂尋去，只有銀蟾，夜深偷照。」〈臺城路〉「詠

<sup>71</sup> 《國朝書人輯略》云：「倪稻孫，字米樓，浙江仁和人，貢生。」《墨林今話》云：「性嗜金石，所至搜採。考據辨駁，多載其《海漚日記》中。精篆隸書，喜畫蘭。」(卷九，頁十四)倪稻孫著《米樓詩餘》、《海漚贖詞》、《酒邊花外詞》、《雲林堂詞集五種》五卷、《夢隱詞》、《剪雲詞》(或《剪雲樓詞》)、《蘆中秋瑟詞》(或《蘆中秋瑟譜》)。參《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知見書目》，頁44，121，131，170，187，214，254。宋葆淳工畫。《國朝書畫家筆錄》云：「宋葆淳〔1748-?〕，字芝山，號帥初。山西安邑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舉人。官解州學正。長於金石考據，善鑒別，工畫山水，得北宋人法。筆致蒼秀媽潤，意態雄傑，墨氣淋漓，絕無拘泥瑣屑之狀，良由天資高也。」(卷二，頁三九)

<sup>72</sup> 《清尊集》，卷八，頁二至五；又參《憶雲詞》，頁58。入集時文字略有修訂。

<sup>73</sup> 《國朝詞綜續編》，卷十六，頁五。

<sup>74</sup> 〈憶雲詞序〉，載《憶雲詞》，頁4。

螢」下片云：「清宵漏長夢阻。悄驚梧葉下，涼影飛度。瘦竹虛廊，枯蘭斷甃，曾照離魂歸去。相思更苦。任塵黯書鐙，練囊誰貯。解認前生，草根栖暗雨。」又〈水龍吟〉「魂」云：「寄相思只在，黃泉碧落，聽一片，啼鶻冷。」直悼亡之作矣，語摯情傷，所謂「弱骨成灰」、「疊遭家難」者也。

本年作品有〈西子妝慢〉「春盡聞湖上游人如織，述夢窗自度腔寫懷」、〈疏影〉「聽琴孃彈碧天秋思之曲」、〈祝英臺近〉、〈浪淘沙〉「養痾睡石山莊」。

####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三十四歲

情懷抑鬱，多悼亡及懷友之作。〈浣谿紗〉云：「風蹴飛花上繡茵。柳絲無力伴殘春。今年時節去年人。蟬錦暗銷雙枕淚。雁弦愁鎖一箏塵。不思前事亦傷神。」〈西江月〉云：「翠被香添夜夜。瓊窗人喚卿卿。如今不是舊風情。愁醉愁眠愁醒。」〈踏莎行〉「檳榔」云：「如今藥裏自關心，不加餐也無人管。」同調「豆蔻」云：「錦書封了又重題，問誰嘗慣相思味。」〈點絳脣〉「夜坐」云：「總是無眠，判得終宵坐。風吹過。一星螢火。來照淒涼我。」〈浪淘沙〉「寫悶」云：「墜權如夢不曾醒。」皆幽窈縈迴，令人不忍卒讀。此外，尚有〈憶舊游〉「湖樓閒望，偶成此解，不知詞之所以然」一闕；〈徵招〉小序云：「年來江湖詞客，子律、西齋、頻伽、相繼下世。余以多難閉門，騷屑特甚，倚聲及此，蓋不獨牙琴之悲，黃壚之痛也。」蓋追悼詞友吳衡照、李堂、郭馨(1767-1831)之作。郭馨，字祥伯，號頻伽，晚號復翁。吳江人。著《靈芬館詞》、《詞品》等。〈玉漏遲〉「冬夜聞南鄰笙歌達曙」云：「賦情難遣，總是無眠。」亦足哀矣。

#### 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三十五歲

夏，清尊酬唱，黃士珣鄉泉屬題其仲父蔭人先生(黃棠)「秋江采魚圖」。黃士珣序云：「此卷與『折枝花卉卷』輾轉為吳君次歐所得。道光庚寅(1830)，陳子二山為余作緣，以舊藏雍乾間名公詩札三十六幅易『秋江采魚圖』以歸，留『折枝花卉卷』仍為次歐清玩。其『水墨荷花立軸』，今未審落於何所。」胡敬跋，吳振棫、趙鉞(1778-1849)、屠秉賦詩，張應昌(1790-1874)、項鴻祚均調〈摸魚兒〉詞。先生注云：「『墨荷立軸』祚似曾到眼，當為作合，結一重翰墨緣也。」<sup>75</sup>

九月鄉試中舉，系補辛卯正科舉人試。<sup>76</sup>冬，奉母應許乃普之招赴京邸。<sup>77</sup>本年詞作有〈壺中天〉「琴心閣書感」、〈燭影搖紅〉「讀《山中白雲詞》『恨西風不庇寒蟬，

<sup>75</sup> 《清尊集》，卷十二，頁十八至二十一。

<sup>76</sup> 黃兆顯云：「依常例，此年無舉人試。然道光十一年辛卯萬壽，以正科作恩科。十二年壬辰，補行辛卯正科。故蓮生之中舉者乃補正科舉人之試也。」

<sup>77</sup> 《清史列傳·許乃普》云：「十二年七月，仍命在南書房行走。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九月，以京察一等覆帶引見，記名以道府用。」(頁3701)

便掃盡一林殘葉』，愴然振觸余懷也」。〈秦樓月〉「十二月十五夜，舟過石門作，是日立春」、〈臺城路〉「大雪過太湖」。<sup>78</sup>

〈阮郎歸〉「吳門寄家書」下闕云：「無一語，只加餐。病時須自寬。早梅庭院夜深寒。月中休倚闌。」末二句乃從化用杜詩「香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及「思家步月清宵立」而來，自為寄內之作，然則其妻未死乎？或為詞人自慰之詞，姑俟之待考。〈滿江紅〉「夜泊京口」云：「香霧雲衰歸夢冷，金支翠羽諸天寂。望故園、祇在去鴻邊，無消息。」蓋抵鎮江作也，亦見撲索迷離之意。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三十六歲

本年詞作多寫北地景物。先生溯運河北上，春節已抵直隸。沿途經過富莊驛(今泊頭境)、鄭州(今任丘境)入京。豐臺在今北京市區。落第後在京師小住，歲暮南歸，途中竟遇水厄，母與姪俱歿。

〈壺中天〉三闕。首闕「元夜宿富莊驛」云：「峭寒隨馬，指疏林盡處，暝投孤驛。短榻塵栖風自掃，酒薄禁愁無力。窗紙蓬飄，鑪灰荻冷，鐙閃題詩壁。燕南趙北，可憐今夕何夕。」京師將近，情懷忐忑。次闕哭葉元墀(?-1833)，小序云：「葉午生比部同年歿於京邸，以詞哭之。午生名元墀，有《海菘軒詞》，聲調嫺麗，又鄞人故擬之夢窗、西麓云。」案《海菘軒詞》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今藏浙江省圖書館。<sup>79</sup>「菘」字或誤作「葯」字。周慶雲云：「葉元墀，字午生。慈谿人。道光十二年[1832]舉人，官刑部主事。有《海葯軒詞》，研色鍊聲，絕去塵俗。歿於京邸，項蓮生譜〈百字令〉哭之，有『如此江山，不容詞客，寂寞人間世』之句，語絕沈痛。」黃燮清、丁紹儀亦誤作「葯」字。<sup>80</sup>第三闕效離騷作，天乎難問，並自述有生之涯。小序云：「二十五〈離騷〉為千古詞人哀怨之祖，乃小山之徒，謂其文字昇天乘雲，似若仙者。噫，然耶？否耶？余伊鬱塊居，頗為飄風所厄，間有撰述，遂多悽戾之音。捃拾作此，亦將索筮筮而問之，更不顧彼狺狺者見也。」《離騷》云：「索薺茅以筮筮兮，命靈氛為余占之。」筮筮乃古楚地之占卜方法，或可決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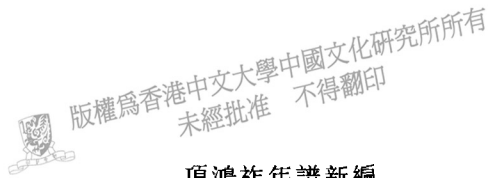
其他尚有〈虞美人〉「鄭州作」、〈國香慢〉「豐臺芍藥豔稱北地，余未及往觀。買折枝插膽餅，譜夷則商一曲贈之」、〈清平樂〉、〈鵲橋仙〉四闕，分詠涼蓬、冷布、響竹、冰桶；考響竹乃蠅帚也。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三云：「予客太原，其

<sup>78</sup> 陳申君云：「道光十二年中舉人，游宦至閩中。十三年北上京師應試制舉，一直逗留過秋天後，始南歸。經鄭州，宿富莊驛。歸舟又過淮安，夜泊京口，到吳門。大雪之中經過太湖，臘月十五夜過石門返家里。」(頁95)顛倒編集次序，將兩年的行程壓縮在一年之中，信口開河，甚覺無謂。

<sup>79</sup> 《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知見書目》，頁121。

<sup>80</sup> 《歷代兩浙詞人小傳》，卷十，頁十四；《國朝詞綜續編》，卷十四，頁三；《清詞綜補》，頁730。





項鴻祚年譜新編

425

地不用蠅拂，而用蠅帚。破竹數十絲，搖搖作聲，蠅則遠颺。蓮生在都下，有〈鵲橋仙〉詠涼篷、冷布、響竹、冰桶詞，響竹即蠅帚也，然近日用之者少矣。」<sup>81</sup> 本年作品有〈買陂塘〉「澄懷園看荷華」、〈浣谿紗〉「京邸秋思」、〈憶舊游〉「殊鄉留滯，歸夢屢訛，寄此為西湖魚鳥問」、〈埽華游〉「九日懷歸」、〈點絳脣〉「歸舟過淮安」、〈長亭怨慢〉「經年雁旅，歲晚言歸，慨念平生，短歌當哭，不獨為三徑之荒也」、〈霓裳中序第一〉「檢故篋見亡姬遺扇」。

譚獻〈項君小傳〉云：「先是家被火室燬。奉母應文恪之招於京邸，途次遇水，母與從子皆道歿。君蒼黃歸，幽憂疾病，不自振。」許增〈重刻憶雲詞書後〉云：「嗣以家燬於火。奉母北行，途次，母與姪皆歿於舟中。號擗旋里，幽憂之疾，因此益深。」吳振棫《杭郡詩續輯》云：「家不戒於火。乃奉母北行，中途又遇水厄，母與姪俱歿。號擗旋里，幽憂之疾益深而詞益工。」〈憶雲詞丁稿自序〉云：「癸巳下第南歸，已偈歲除。」由此考之，則譚獻「君蒼黃歸」一語亦隱含落第之意。

####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三十七歲

人日編次丙稿，序曰：「嗣是疊遭家難，索居鮮歡，追憶前塵，十遺八九。合寅卯辰巳所作，僅有此數。錄刊一卷，仍列甲乙之後。嗟乎！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時異境遷，結習不改，霜華腴之剩稿，念奴嬌之過腔，茫茫誰復知者。俛仰生平，百端交集，正不獨此事而已。甲午人日記於焦琴舊館。」

丁稿自序云：「甲午春葺燼餘老屋數椽，偃臥其中，顏曰睡隱。讀書之暇，惟仿華間小令自遣而已。」案甲午、乙未之作，悉見丁稿，均為仿古之什，難以繫年。

####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三十八歲

〈憶雲詞丁稿自序〉云：「今年正月，再上春官，此事〔指詞〕遂廢，留京師五十日而去。還我睡鄉，始檢舊稿，次為一卷。嗟乎！當沈頓無慘之極，僅託之綺羅薌澤以洩其思，蓋辭婉而情傷矣。不知我者，即謂之醉眠夢囈也可。乙未閏六月二十一日書於睡隱盦蕉雨聲中。」<sup>82</sup> 平生自負本色，並未稍減。

譚獻云：「既再上春官，被放轆軻。久遂卒，時道光十五年也。」許增云：「既領鄉薦，再上春官，不得意歸。即病，病遂不起，此道光乙未秋間事，年才三十八歲。噫，天酷斯人，亦云至矣。」黃燮清亦論云：「《憶雲詞》古豔哀怨，如不勝情。猿啼斷腸，鵲淚成血，不知其所以然也。懷才抑鬱，以一第終，悲哉惜哉！」<sup>83</sup>

<sup>81</sup> 《詞話叢編》，頁3521。

<sup>82</sup> 黃兆顯云：「此年試為皇太后萬壽恩科。」

<sup>83</sup> 《國朝詞綜續編》，卷十三，頁一。

先生未領公職。丁紹儀云：「項鴻祚，字蓮生。道光十二年舉人。官福建鹽大使。有《憶雲詞》。」<sup>84</sup>又稱「項蓮生齋尹」，復云：「齋尹名鴻祚，錢塘人。曾官閩中。楊臥雲中翰藏其《憶雲詞》，為人假去，屢索無還，嗣經鍾仲山觀察覓以見示。」<sup>85</sup>官福建鹽大使及齋尹之說與先生行實不符，殆屬誤記。

葉恭綽編《全清詞鈔》稱項鴻祚尚有《水仙亭詞》二卷，<sup>86</sup>疑誤。案項瑛撰《水仙亭詞集》二卷，光緒十二年(1886)瑞安項氏刻本。或項堃作，俟考。<sup>87</sup>

吳振棫《八聲甘州》「得張仲甫書寄西齋、蓮生二家詞集」云：「正加餐無計覓吳尊，翻勞故人書。喜璠函雙贈，靈芬沁骨，如味雲腴。漫歎清才侘傺，百劫總空虛。笙鶴瑤京遠，仙唱今無。欲約煙波漁侶，更賃將青舫，尋向黃墟。怎年年浪跡，鷗夢撇西湖。抗緇塵、午衙袍笏，不成聲、吟思澀寒竽。無聊甚、小蘭微雪，梅樹花初。」<sup>88</sup>此詞大約寫於道光廿九年(1849)。周慶雲云：「張應昌，字仲甫，號寄庵。錢塘人。嘉慶十五年〔1810〕舉人。官內閣中書。性情誠懇，好學不倦。黃燮清輯《詞綜續編》，網羅考核，應昌之力為多。詞名《煙波漁唱》。郭頻伽〔郭慶〕謂自標清綺，絕去甜俗。」<sup>89</sup>西齋即李堂。

張金鏞(1805-1860)《淒涼犯》小序云：「錢唐項蓮生孝廉工詞，有甲乙丙丁稿四卷行世。其自製弁言曰：『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真古之傷心人語。余讀而悲之，輒題是解。余與孝廉生不相見，言愁欲愁，詞客有靈，定應識我。」詞云：「乘虬已逐埃風渺，淒涼玉樹摧折。菑蘭恨斷，淚花空賸，碎珠瓊玦。塵凝

<sup>84</sup> 《清詞綜補》，中冊，頁726。

<sup>85</sup>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馮柳東與項蓮生詞」條，載《詞話叢編》，頁2615。

<sup>86</sup> 《全清詞鈔》，頁966。

<sup>87</sup> 參《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見存書目》，頁19；又項堃：《水仙亭詞集》二卷，民國二十五年(1936)刻本。參林玫儀(主編)：《詞學論著集目(1901-1992)》(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1657。

<sup>88</sup> 《國朝詞綜續編》，卷七，頁五。周慶雲云：「振棫，字仲雲，號宜甫，晚號再翁。錢塘人。嘉慶甲戌〔1814〕進士。官至雲貴總督。生平宦跡，如齊如皖如蜀如滇黔，先後皆再至，清名善政，至今人能道之。里居門庭蕭然，無異寒素。篤行積學，而不好自表暴。嘗取先人所著杭郡詩輯三十二卷付梓，復搜采為續輯四十六卷附後，網羅幽晦，克繩祖武，用意最厚。所著有《花宜館詩鈔》十六卷，《詞鈔》二卷。」末引《八聲甘州》詞論云：「愛才自下，其言藹如。」(卷九，頁七)案《無腔村笛》所載尤多異文，詞云：「勸加餐休更憶吳羹，殷勤故人書。更瓊函雙贈，靈芬沁骨，如味雲腴。自惜清才侘傺，小劫付空虛。笙鶴瑤京遠，仙唱今無。欲約煙波漁侶，便賃將青舫，尋向黃墟。歎年年浪跡，鷗夢撇西湖。抗緇塵、早衙袍笏，笑近來、吟思澀寒竽。無聊甚、草堂微雪，梅樹花初。」注云：「《煙波漁唱》，仲甫所著詞名。」(《續修四庫全書》本，冊1521，卷下，頁十三〔總頁179〕)

<sup>89</sup> 《歷代詞人小傳》，卷九，頁十四。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項鴻祚年譜新編

427

暗篋，積多少、人天怨咽。甚傷心、愁迷夢魘，說與夜深月。牢落悲身世，碧草秋彫，蟋蟀啼歇。清霜一鏡，又驚看、鬢絲堪鑷。粉墜香銷，更誰寫、哀吟弔屈。冷蕭蕭拂卷似有，太古雪。」<sup>90</sup>

先生著作不多，今存《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四卷，附《憶雲詞刪存》詞二十五闕，詩十一首。洪楊之亂，詞集幾佚，幸同鄉許增適孫銳意搜求，光緒十九年癸巳（1893）二月榆園校刻，始得重行於世。《重刻憶雲詞書後》云：「亂後故籍灰燼，從藏書家銳意搜索，僅得甲乙而無丙丁。十數年來，遍覓不可得。近始於閩中展轉傳錄，若有冥契焉。解衣得珠，為之狂喜。亟付手民，遂吾初願。先生所著詩無耑集，近更無可問津。先後鈔存十餘首，《憶雲詞》初刻刪存詞二十餘闕，未刻詞兩闕，零璣寸羽，尤足寶貴，茲附刻於詞集之後。」則距先生之喪，已將六十年矣。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sup>90</sup> 《國朝詞綜續編》，卷十八，頁六。黃燮清云：「張金鏞，字海門。道光二十一年〔1841〕進士。官編修。有《絳附山館詞錄》。」見《國朝詞綜續編》，卷十八，頁一。



## A New Chronicle History of Xiang Hongzuo



(A Summary)

Wong Kuan-io

Among the many brilliant *ci* poets of the Qing dynasty, Nalan Xingde (1654–1685), Xiang Hongzuo (1798–1835) and Jiang Chunlin (1818–1868) are particularly reputed. This triad, according to one Qing dynasty critic, reigned for two hundred years. Furthermore, their biographies are the only biographies of *ci* poets included in the *Qingshi gao*. Researchers and critic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later have regarded the works of Xiang Hongzuo highly. Xiang is variously acclaimed as one of the very few devoted *ci* poetry writers and as one shining with his own colours and glory.

However, there have not been many studies and researches on the *ci* poetry of Xiang, except for comments seen in the histories of *ci* poetry and *cihua* (casual talks on *ci* poetry). The present study aims at constructing a new chronicle history of this *ci* poetry master based on a wide range of materials available to this researcher. It is hoped that, by this compilation, the life of Xiang, his friendships with the then fellow writers and painters, as well as other matters pertinent to Xiang and his times, would be better known to the reader. Xiang is an important *ci* poet unjustly ignored in the past.

